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

張淵

淵仕苻堅官爵未詳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仕赫連昌爲太史令太武平統萬復爲太史令遷驃騎軍謀祭酒

觀象賦 并序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日察時變觀乎人文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矚然歌詠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日摧頽游氣眇其高舉辰宿煥焉華布觀時遊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感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

于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  
惘然增懷不覺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于宵夜不任咏歌之未遂  
援管而爲賦其辭曰

陟秀峰曰遐眺望靈象于九霄

陟昇遐遠九宵九天也

覩紫宮之環周嘉帝

坐之獨標

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

瞻華蓋之蔭滿

何虛中之迢迢

華蓋七星托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

觀閭道之穹隆想靈

駕之電飄

閭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之所乘攝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尔乃縱目遠覽俯極

四維北鑿機衡南覩太微

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三台儼儼

曰雙列皇座同同曰垂暉

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儼儼同同皆星三台謂之太階虎賁

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銳于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

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

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衛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

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

七星在北斗魁前別

仰見造父爰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傳命河

精上爲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望之

子良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死精託于星爲天帝之馭官

說

登天而乘尾奚仲託精于津陽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殿時觀于

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國其

在天津北近河橋太古時造車輿者死兩精上為星水北曰陽在

河北故曰織女明列于河澹牽牛煥然而舒光東滿牽牛六星在

津陽也河鼓南世人復五車亭柱于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在

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

以星俠東井東西遙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

分職罔不悉置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尤卿之官皇后籍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兩各有

所典剛無悉盡言無不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帝座北三吏三公星

盡備官職亦有之也納言謂尚書蘇可替否將相次序已

在大微論道納言各有攸司納言謂尚書蘇可替否將相次序已

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大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

連而位尤卿三星在大微庭中行列侶珠之相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

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昂畢間近月

境界天街日西屬外國旄頭魁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日東屬

中國攝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

氏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

州營室東壁衛國井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昂畢趙國冀州觜參魏

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湖州天

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

物各有殊

左則天紀槍栝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

天紀九星在貫

異不同者

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物東天槍五星在女牀東北攝提四星在

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

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詔候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

近貫索貫索為天獄刑獄失冲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

庫樓焯

焯曰灼明

騎官騰驥而奮足

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

天

市建肆于房心

帝座驟落而電燭

帝座一星在房心北

于前

則老人天社

清廟所居

老人一星在房心北

于前

堂配帝靈臺考符

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

文極極陽而恍惚子

孫嘒嘒于參岷

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恍兮

恍惚中其有中

天狗接狼曰吠

二星在子東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野雞伺晨于參墟

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雞一星在參東南天市

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雞能候時故曰伺晨

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

嬪御相次尊卑有秩

少微四星在太微

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

御宮典儀女史執筆

御宮四星在太微

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

御宮典儀女史執筆

御宮四星在太微

陳左倚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內平秉禮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內平秉禮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內平秉禮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內平秉禮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內平秉禮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內平秉禮

柱下史一星女史一星

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倚

百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

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紫微之事百禮

愆也

于後則有車府傳舍

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行過失側

珠北天津九

扶匡照耀麗珠珮珍

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

星在瓠瓜北

在須女北麗桂衣珠珮珍后夫

人星五星在

人之盛飾其星

人星麗玄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

車府南麗附

主皇后之服也

人星麗玄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

車府南麗附

少天言人星

近于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于天石氏經曰人星侵

泣星行列趨何

河鼓震雷弓脩磕騰蛇蟠紫而輪齒

墳墓故曰連屬

河鼓震雷弓脩磕騰蛇蟠紫而輪齒

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

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釐于是

音故曰胸磕騰蛇

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如蛇故曰輪齒

周章高眊還旋辰極

辰極既覲鉤陳中禁復覲天帝休息

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

諸宮別館漸臺可升離宮可卽

及天淋星皆是休息

寢卧而游也

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

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酒

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

可游卽就也禮記曰卽宮于宗周也

旗建醇醪之旌

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

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

乃可侍衛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雎

輦道屈曲

百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

路一星在閭道偏言天帝出入由閭道附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

乃有成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

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江

在氐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閭西南

河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星仍炳然著見于天上素

氣者天河白氣素白神龜曜甲于清冷龍魚擣光曰暎連神龜觀

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

在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曰魚星之映冰有

光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歡南門鼓吹二

翼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熊罷絲絡于天際虎豹儵煜而

輝爛虎豹熊罷四孤精引弓弓持滿狼星搖動于霄端俱一星在

尤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

天下兵起則孤弓張天九坎東越二星在齊北鄒一星在趙北越一

諸國之名齊一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

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雷電霹靂雨落

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陳車策駕于氏南天駟

騎步于太清。陳中三星在西南園苑周回曰曲列倉廩區別而殊

形。天闕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鼎畢南天倉六內則尚書

大理太一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

門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星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廚進

御膳于皇躬。六甲在華蓋下內廚二天船橫漢呂普濟積水候災

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陰德播洪施曰恤不足四輔翼皇極

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使北極播布洪大玄天

困死生民之極。艱曰至困乏口死遺陰德之終故窮者不希周恤

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于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

虛構其躡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

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故言開玄風也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

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

恢恢而不失帝庭。謂太微宮也五座竝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

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旺位中央五帝各異竝集諸

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乃命熒惑伺彼僑盈熒惑常曰十

契曰竝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僑盈月十一月入

太微受制何無道之執法刺舉于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太微南

國故曰伺彼僑盈也執法刺舉于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門謂之



執法刺舉者刺茲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非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曰成緯七

宿匡衛而為經金火焚惑太白也七宿謂一方七宿天文謂五星

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暉暉昱其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言星辰

春日之觀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于華京言天官羅布于上王者

榮華也觀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于華京法效于下論語曰惟天

測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

見所歸邪續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來曰微

亢也與流星各異飛星炎去而迹絕流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

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借焱電長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

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于婺女見于申

日死虵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于玄枵十五度在虛

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龍位壽星宋鄭

虵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虵乘龍龍位壽星宋鄭

之分梓漢見虵乘龍知機在宋鄭然碑題曰為周王及楚子皆死

梓漢碑寇古之良史也或取證于逢公或推變于衛午逢公齊

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漢推星曰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

衛午謂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碑竈占知周王楚子

死故言惟乃有欽明光被填逆水府昔楚遭洪水壘星逆行入水

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填逆水府昔楚遭洪水壘星逆行入水

洪波滔天功隆大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牛之禹有濟世之難始冰之功書曰

洪水滔天又曰禹

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堯遭洪水

之翼非不德所致

蓋象外之妙不可言纘理尋重玄之內難言

此乃運數應爾也

燦爛不可知見也

燦爛不可知見也

至于精靈所感迅踰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

日而不徹

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爲衛生畫策則太白食

歸而擣朗

昔衛先生爲秦畫策于長平昭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

回駕

魯陽古之賢人日嚴陵來游而客氣著于乾象昔光武爲白

相厚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

容星犯帝座光武認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于神祇誠應

效于既往

余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

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

星中定于昏明影度日之不差測

語止召星辰見變謹言示人也

水旱于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孟春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

中且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委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

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

月昏牽牛中且紫微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軫中孟冬之月昏危

中且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氏

中且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氏

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  
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爲水影短爲旱陰精乘箕則大

飄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  
陰情月也東北失道入畢則多雨三日爲淫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

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  
譬有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

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  
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也

大儀回運萬象俱流  
呂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羣

星忽已匿幽  
幽暗也望舒縱轡已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  
望舒月也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渡浹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且而過周也

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

別又似浮海而觀滄浪幽遐迴已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  
凝神精

言極遠傷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于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于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詠美景星

之繼晷大唐堯之德盛  
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于晦朔則月

致之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鏡  
昔舜將受禪于堯先有星見

也

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時呂尙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

臣讓兩受不召兵事爭競也時呂尙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公未

遇文王時釣魚于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尙呂伐紂之意專見尙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

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于南陽見三星聚虛危歎災惑之

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災惑守心景公不從史壯漢祖之

入秦竒五紉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余乃麻象既周相伴巖際

樞伴尙伴也尙書取于東井秦之分

咸謹告于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桀斬諫呂星宗紂醜荒而致

彗夫彗星見則太平應彗字作雨禍亂與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

斬關龍逢而極惡孝星見湯伐之放于鴻條之野殷紂設地昔魯莊公十年夏

之刑彗星出武恆不見呂周衰枉地行而秦滅四月恆星不見自

王懸之白旗也是以後周室衰微柱矢出地行而無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

尾自昔頃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

設言天曰冥應玄象為變誠庸主之難沒故明君之所察言衛君

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呂荅天變賢君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

乎先哲夫唐堯至治猶麻象踰駿闕七政况德不及古而不觀之

淵北史作張演文選月賦注引作張泉皆避唐諱初學記一略載  
此賦非宋張鏡隋志有宋新安太守張鏡集十卷豈此賦又見張  
鏡集邪疑初學記宋字誤

崔宏

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仕秦爲苻融陽平  
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徵爲太子舍人不就左遷普  
作佐郎歷苻丕征東功曹苻堅亡慕容呂爲吏部尙書左丞高  
陽內史道武呂爲黃門侍郎遷吏部尙書賜爵白馬侯加周兵  
將軍明元時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泰常三年卒贈司空諡曰

文貞

國號議

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卽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  
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  
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曰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曰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是曰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曰爲宜號爲魏

魏書崔玄伯傳

崔浩

浩字伯淵小名桃簡宏長子皇始中爲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明元卽位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泰常中襲父爵白馬公東宮建曰爲右弼尋拜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太武卽位曰公歸第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麤中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司徒太平眞君十一年六月坐修國史忤旨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夷族時年七十

冊封沮渠蒙遜爲涼王

昔我皇祖，肖自黃軒，總御羣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于太祖，應期協運，大業唯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于關西，大檀陸梁于漠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翦兇渠，震服強獫，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溪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時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眾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勳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于當時，言氏族則始因于世爵，古先帝王，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百周成命，大公子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啟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

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其曰白茅川建冢社爲魏室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節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謀幃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曰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荒隅北盡于窮髮南極于庸岷西被于岷嶺東至于河曲王實征之曰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署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曰還武官撫軍曰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祇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

魏書沮渠蒙遜傳崔浩之辭也

### 議軍事表

昔漢武帝患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曰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



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于大舉軍資必  
乏陛下曰此事關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徒豪彊大  
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魏書崔浩傳

上五寅元麻表

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尙書春秋禮記周易  
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麻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二十九  
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日專心思  
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  
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直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  
高祖曰來世人妄造麻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  
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  
眞宜改誤麻曰從天道是曰臣前奏造麻今始成訖謹曰奏呈唯  
恩省察曰臣麻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

知臣得正可曰益國家萬世之名過千三皇五帝矣

魏書崔浩傳

上疏讚明寇謙之受神詔事

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大應而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淡妙自古無比昔漢高雖復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倅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曰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

魏書崔浩傳 崔浩獨異寇謙之言因師事

之授其道術于是上疏讚明其事

注易敘

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于西州每與余論易余曰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餘暇而爲之解焉

魏書張湛傳

食經敘

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

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體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魏書崔浩傳浩母盧氏甚孫女也浩著食經敘又北史二十一

論諸葛武侯

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曰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爲偶而曰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

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九巖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引邊夷之眾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已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潰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魏書毛修之傳

廣德殿碑頌

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敏敏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水經河水注三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勸宣時事碑頌云云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官姓名

女儀

近古婦人常曰冬至日上一一作履織于舅姑履長至之義也御覽

八又六百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道固

道固字季堅清河東武城人漢末中尉珍八世孫宋元嘉中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辟爲從事後爲靈朔將軍冀州刺史泰始初與薛安都推立晉安王子勛子勛敗遂降于魏魏獻文曰爲前將軍徐州刺史清河公尋通款于宋皇興初復降魏曰爲平齊太守賜爵臨淄子加靈朔將軍延興中卒

上表請罪

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召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欣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恕臣百死愚曰世奉劉氏深愆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于本朝而欲求忠于大魏雖曰

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旨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于臣款或之誠，庶可已彰于大魏矣。臣勢窮力屈，旨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貨，有苗，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已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魏書崔玄伯附傳：道回復叛，皇興初，顯祖詔慕容白曜築長圍攻其城，東郭道回面縛請罪表。

崔僧淵

僧淵，道回兄子，歸國後，徙于薄骨律鎮。太和中，還爲尙書儀曹郎，後領青州中正，尋出爲廣陵王羽征東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

復族兄惠景書

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  
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于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  
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  
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  
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敘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  
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已累葉重  
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  
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  
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疏徧在天下所稱稍蠲殊爲未然文士  
競謀于廟堂武夫效勇于疆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王篡殺  
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干載何名物患  
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合聲先師已爲鄙君子已爲恥此  
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已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



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  
範已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  
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于其親入朝也不過忠于  
其君主上之于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  
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已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卽實而言兄  
之不變得爲忠乎至于講武爭疆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  
驗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旻道絕外交器非雄詎  
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于兄其全百倍且准蕃海捍本出北豪  
壽春之任兄何由免已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  
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  
兩忘王旻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  
盡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于茲數載今秋中月雲  
羅必舉賈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

出不出，開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于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起厓，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況于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于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魏書崔玄伯附傳，齊明帝遣僧淵於兄惠景遺書，規令改圖，僧淵復書。

崔亮

亮字敬儒，道固兄孫。獻文平齊，內徙。柔乾爲平齊民，孝文時，中書博士，轉議郎，遷尙書二千石郎，兼吏部郎，尋爲太子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尙書左丞，帶野王令。宣武時，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除散騎常侍，遷度支尙書，領御史中尉，轉都官尙書，轉七兵，領廷尉卿。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卽位，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假鎮南將軍，進號鎮北將軍。除殿中尙書，遷吏部尙書，轉侍中、太常卿，遷左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轉尙書僕射。正光二年卒，贈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曰貞烈

上言禘禘

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丞嘗時祭猶別寢室至于殷禘宜存古  
典案禮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又案杜元凱云卒  
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曰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  
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曰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  
于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于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  
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禘于太祖三  
年春禘于羣廟亦三年乃禘惟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  
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禘禘通典  
五十

奏開銅鑛

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  
得銅五兩鷲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

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

案鑄錢方輿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冬始鑄崔亮奏又

見通

與九  
答劉景安書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尙書當其壯也尙不如

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呂報明主之恩盡忠

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

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通典作廉正六爲吏部

郎三爲尙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

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尙書尙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

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

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尙書呂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

部兩郎中而欲究竟北史作鏡通典作鑑人物何異呂管闕天而求其博通典

作薄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人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躡弩前

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

專割

通典作割割

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今十人共一官

猶無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

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曰權立此格限曰停年耳

昔子產鑄刑書曰救災叔向譏之曰正法何異汝曰古禮難權宜

故仲尼云德

通典作知

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

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

魏書崔亮傳通典十四

崔光詔

光韶亮從父弟太和中爲司空行參軍兼祕書郎掌板華林御

書明帝初除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

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入爲司空從事中

郎解職歸孝莊初爲東道軍司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

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遷廷尉卿永安末解職滿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卒年七十一孝靜初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請曰司空行參軍議從叔和表

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聖朝取無讓德

魏書崔亮附傳

誠子孫

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曰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曰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曰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諡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于兒女官疑作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已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觀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魏書崔亮附傳

崔休

休字惠盛光韶族弟孝文帝舉秀才歷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左丞轉長史宣武卽位除渤海太守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免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孝明初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轉殿中尚書正光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諡曰文貞

議用辭欽朱元旭船運計

刻木爲舟用輿上化整渠通運利盡中古是曰漕輓河渭留侯已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

之計。倘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已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已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運。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關。且賃假充事。比之儼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閉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暨勞。久安永逸。

魏書食貨志

誠諸子

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

北史二十

四休誠諸子云云。休亡。說中有書如平生所說。



崔光

光字長仁，東清河鄒人，亮族兄。本名孝伯，孝文賜改。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少傅，尋兼侍中，進爵爲伯，宣武卽位，正除侍中，遷太常卿，領濟州大中正，正始初，加撫軍將軍，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延昌初，遷中書監，太子少傅，歷右光祿大夫，遷特進，孝明卽位，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更封平恩縣侯，進司徒，太保，固辭，正光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諡曰文宣，有集五十餘卷。

請復李彪史職表

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溫攻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

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旨常伯，正綰者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意。盛軌懋詠，鑠焉無泯矣。

魏書李彪傳景明二年春崔光表

### 答詔問雞禍表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曰：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呂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曰：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

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于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雜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豈竝博達之士攷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曰崑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曰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闕傾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者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遺百姓困窮絞縊曰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于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

怨傲易曰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曰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畫存政道夜曰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魏書崔光傳正始元年夏有詔散騎侍郎趙邕曰問光表荅云云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竝曰罪失伏法又見北史四十四

荅敕示太極西序菌表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曰示臣臣案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溼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歟構厥狀扶疏誠足異

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曰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曰昌。雖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鷄鳴于廟，殿梟鵬鳴于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朱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曰永隆，皇壽等于山岳。

魏書崔光傳正始二年八月光表又見北史四十四

求取高綽等檢驗麻法表

易稱君子曰治麻明時，書云麻象日月星辰，迺同律度量衡。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春秋舉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曰昔在軒轅，容成作麻，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曰審農時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

載述時舊鐘律郎張明豫推步厯法治己丑元草創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未幾喪亾所造致廢臣中脩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厯功未及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合重脩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祕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厯然天道幽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厯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曰皇魏運水德爲甲子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豫亦和造厯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厯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瑒追取與洪等所造遞相參攷曰知精麤臣曰仰測晷度實難審正又求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練駙

馬都尉盧道虔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集祕書與史官同檢疏密并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但世代推移軌憲時改上元今古攷準或異故三代課步始卒各別臣職像其事而朽墮已甚既謝運籌之能彌愧意算之茲由是多歷年世茲業弗成公私負責俯仰慙視

魏書律歷志上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顧著作崔光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光二

乞降階授張彝李韶汎級表

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選敘。

張彝傳，蕭宗初侍中崔光表。

上婦人文章錄表

孔子云：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王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率遵仁禮，是已。



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  
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于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  
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覲姑射眷言雙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  
遐颺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且吾王不遊吾何已休不窺重  
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祇愧已爲舉非益織事存無功豈謂  
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  
集具在內伏願已時披覽仰裨未聞息轡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願  
精養壽栖神翰林魏書崔光傳時靈太后臨朝每于後園親執  
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十四篇致諫

諫靈太后頌幸王公第宅表

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誼不言王  
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  
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于土  
大夫許姬言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已禮自抑敵馳竹竿所爲作

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已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已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尙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盛謁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且及日斜，接對不暇，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螿涼，御筵安暘，左右僕侍，眾過千百，扶衛跋涉，神卸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管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耀，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曰天至，遠異莫問，愛山真固，非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闈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耄，欣遇穠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已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行，勳貴

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呂德爲車呂樂爲御攻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恩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

魏書推先傳又

北史四十四

求補綴石經表

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不恤其人是呂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于天文呂祭時變觀于人文呂化成天下孟子口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于汾南伯山抱卷于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宇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賈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階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干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埒爲

颺颺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  
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  
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畱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  
閣曰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闔面接宮廟舊  
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自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  
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  
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隴泥灰或出于此自皇都始遷尙  
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  
相因口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遺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闕碑牒所失次  
第量厥補綴

魏書崔光傳神  
龜元年夏光表

上神龜麻表

春秋載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又曰履端于始歸餘于終皆所  
曰推三氣攷五運成六位定七曜審八卦立三才正四序曰授百  
官于朝萬民于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罔不畢備絲是先代重之  
垂于典籍及史遷班固司馬彪著立書志所論備矣謹案麻之作  
也始自黃帝辛卯爲元迄于大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歷祀數千  
軌憲不等遠近殊術其消息盈虛規步疏密莫得而識焉去延昌  
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息盪寇將軍  
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竝上新麻各求申用臣學敝章程勦  
謝籌運而竊職觀閣謬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  
義者及太史竝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疏密并請宰輔羣官臨檢得  
失至于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懌等曰  
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更議所

從又蒙敕許，于是洪等與前鎮東府長史祖瑩等研究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麻，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珍、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麻。元起壬子，律始黃鐘，攷古合今，謂爲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麻，改年爲太初，卽名太初麻。魏明帝景初中治麻，卽名景初麻。伏惟陛下道惟先天，功迥稽古，休符告徵，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實符魏德。脩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麻。今封呂上呈，乞付有司，重加攷議，事可施用，并藏祕府，附于典志。

魏書律麻志上  
神龜初光復表

諫靈太后登永寧寺九層佛圖表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懼惶，竊謂未可。案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

賢有言策畫失于廟堂大人歷于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爰  
盜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  
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曰血汗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  
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靈累級閣  
道回隘曰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  
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  
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繒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  
登者既眾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恆盡誠潔豈左右侍妾各竭虔  
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  
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  
媯致焚如之禍去皇輿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  
梓慎裨竈之明尙不能逆剋端兆變起倉卒豫備不虞天道幽遠

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  
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  
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  
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  
莫可而擬恭敬拜跪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既增  
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  
下從理勢自然迄于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  
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君恭己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  
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卽  
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言遏  
囂汗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  
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歎

魏書崔光傳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  
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

諫靈太后幸嵩高表



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鑿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爲善  
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棄滯穢莫不竇惜步  
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騫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  
老幼微足傷心秋未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  
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  
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  
用悚慄且藏整節遠昆蟲布列蠓蠕之類盈于川原車馬輾蹈必  
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與罪斯役  
困于負擔爪牙窘于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  
穿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  
餓饉薦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呂撫之猶懼離散乃  
于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己  
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

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

魏書崔光傳時  
魏二年九月

太后幸尚高光  
上表諫不從

答詔示禿鷲表

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禿鷲也食惡  
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于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鷲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曰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大尉華歆由此  
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已爲不善是曰張珩惡  
鷲賈誼忌鵬鷲鷲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人宮禁爲人  
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己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養養之禽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  
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  
人養鳥留意于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  
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

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魏書崔光傳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鷲鳥于宮內詔召示光光表肅宗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又見北史四十四御覽九百二十五

上言文昭太后改葬服制

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于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立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曰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于爲姑不得過替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替而已竝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

概不可已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替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  
總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除恩已  
爲允魏書禮志四神龜元年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詔可又見通典一百二

奏免趙霸

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已君人字下

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魏書酷吏張赦提傳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

奏簡高顯碑銘

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魏書常景傳世宗季見高顯卒其兄右僕射鑿

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召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召景所造爲最乃奏

奏停刑元愉妾李氏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

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

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北史作諱酷而乖法何已

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愆已俟育孕

魏書崔光傳永平元年秋將薨元愉妾李氏勸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云

云世宗納之又見北史四十四

奏定五時朝服

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日來未有斯制輒勒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瓊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帔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已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已經證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已禮識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

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恩謂如漢晉用幘爲允

魏書禮志四

宣元年九月侍中  
儀同三司崔光奏

奏上太后母諡

案漢高祖母始諡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諡陵寢孤立卽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埽衛自慰情典請上尊諡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

魏書胡國珍傳

奏免劉晒子孫碎役

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晒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合久淪阜諫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敢冒召聞奏乞敕尙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

厲俗于是乎在

魏書劉昺傳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

臨廣川王諧喪議

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

軌志必哀喪慮同窳戚臣等言爲若暮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

初哀之至極既言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

魏書廣川王略傳略

子諧太和十九年薨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

又議

東堂之哭蓋言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

言爲不宜復哭

魏書廣川王略附傳光等議

清河王擇爲所生母服議

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

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緦緣既葬除之傳曰何言不在五

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竝無

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宮之稱，加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墓，不得曰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于此。

光

魏書崔光傳：光傳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求申承，哀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

爲堦乞徐州長史啟

敬微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鈔南北分張，乞爲徐州

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

魏書崔光傳：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婿彭城劉敬微云：云肅宗從之。

疾甚，敕子姪等

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啟予手，啟予足，而今

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沒有遺恨。汝

等曰：吾之故，竝得名位，勉之勉之。曰：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

速可送我還宅。

魏書崔光傳

十地經論序



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與萬度之綱。紀理苞羣藏之祕。義冠眾典之奧。積漸心行。窮忍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所曰厚集肇慮。朗成圓種。離怖首念。赫爲雷威。其爲教也。微密精遠。究淨照之宗。融冶瑩練。盡性靈之妙。自寂場啟。旭固林輟暉。雖復聖訓充感。金言滿世。而淵猷冲曠。莫不網羅于其中矣。至于光宣真軌。融暢玄門。始自信仁。終泯空寂。因果既周。化業彌顯。嘿耀大方。影煥八極。豈直日月麗天。洞燭千象。溟壑帶地。混納百川而已哉。旣理富瀛岳。局言靡測。廓明洪旨。是係淵儒。北天竺大士。婆藪槃豆。魏云天親。挺高悟于象運。拔英規于季俗。故微蹤馬鳴。繼迹龍樹。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邇而旨遠。乃超然遠慨。邈爾悠想。慕釋迦之餘範。追剛藏之遺軌。誠復歲踰五百。處非六天。人梵乖遠。正像差迥。而妙契環中。神協靡外。通法貫玄。莫愧往列。遂乃準傍大宗。益友製茲論。發趣精微。根由睿哲。旨奧音

殊宣譯侯賢固曰義囑中興時憑聖代大魏皇帝僞神大梵玄情  
漢遠揚治風于宇縣之外敷道化于千載之下每曰佛經爲遊心  
之場釋典爲栖照之圃按隱訪缺務乎照揚有教必申無籍不備  
呂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留支  
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  
扇多并義學緇儒一十餘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斯  
二三藏竝曰邁俗之量高步道門羣藏淵部罔不研覽善會地情  
妙盡論旨皆手執梵文口自敷唱片辭隻說辯詣懺遺于是皇上  
親紆玄藻飛翰翰首臣僚僧徒毗贊下風四年首夏魏譯周訖洋  
洋奩啓莫得其門義富趣玄孰云窺測剛藏妙說更興于像世天  
親玄旨再光于季運忝廁末筵敢竊臆記耳

釋藏  
例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四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鴻

鴻字彥鸞光弟敬友之子太和末爲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中遷員外郎兼尙書虞曹郎中典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中尙書都兵郎中永平初爲鎮南邢鸞行臺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延昌末加中堅將軍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司徒長史正光初加前將軍撰高祖世宗起居注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尙書青州刺史有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

呈奏十六國春秋表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錄然必有驅除蓋所曰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

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湖同文。牂越一軌。于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于姦臣。二皇晏駕于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地。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弓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纒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曰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耀。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僭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然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于堯舜之世。自晉永寧已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

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數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已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作生民惟新大造陛下已青陽繼統睿武承天應符屈己則道高三五顧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尊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曰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首正始而可不勉強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于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于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呂長麻破諸

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  
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目未  
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  
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  
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采但愚賤無固不敢輕輒散騎  
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昱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  
皋微志乃得上聞奏救欣惶慶懼兼至今謹言所訖者附臣昱呈  
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  
著錄微體徒編募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  
伏深慚悸魏書崔光附傳鴻曰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  
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又見北史  
四十

大政百寮議

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巨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

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閔呂閻察等位者哉二漢呂降太和呂前苟必官須此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通典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

明呂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

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

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

禁選曹亦抑為一概不置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

猶宜消息

魏書崔光附傳延昌二年將大赦百寮鴻曰改令于體例不通乃建議又見北史四十四通典十五

駁元珍議乙龍虎罪

三年之喪二十五日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禮或言二十七

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日若依

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日禫中復可



曰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  
曰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  
經律理實未允魏書禮志曰延昌二年偏將軍乙龍虎喪父檢假  
上言晉哀求出五歲刑三公府郎  
中崔鴻駁云云又見通典一百

又駁

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  
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位而欲  
責曰義方未可便尔也且三年之喪再碁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  
曰中爲閒王杜曰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于必  
乖聖意既諸儒探蹟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  
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  
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曰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曰  
存樂故也而樂府必曰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

爲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爲踰月則可矣余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緇及黃裳綵纓曰居者此則三年之餘長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經則埋之于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曰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曰示終也喪事尙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忽忽于戚之理合在情責便曰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苦出之日于禮憲未允詳之律意旨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官府應告之曰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魏書禮志四元珍又上言鴻又駁云云又略見通典一百

賈羊皮張回罪議

通典作  
洗波

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于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已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曰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干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卽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且買者于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曰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于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于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于法爲深準律對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真買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漂罔知所在家人追贖

求訪無處永沈殘獄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掠無異且法嚴而濫  
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使  
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魏書刑罰志延昌三年案今  
志誤居此爲宣武詔據通典知  
出崔鴻議也先有楊鈞議  
一篇魏書及通典皆不載

案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  
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已死刑且買者干  
天性無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皮便真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  
追贖無迹永沈賤隸案其罪狀與掠無異通典一百六十七公  
郎中崔鴻議案此給

文足證前篇  
非宜武詔

崔子元

子元鴻子爲祕書郎

奏上父鴻十六國春秋

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

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秉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嘗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呂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答賞乞藏秘閣呂廣異家傳書從光附利安中乃素其父書

笑斤

斤代人登國初統禁兵爲侍郎皇始初爲征東長史越騎校尉遷都水使者出爲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卽位爲鄴兵將軍行右丞相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授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太武卽位進爵宜城王爲赫連定所擒後得

歸免爲宰人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太延初爲衛尉改封宏  
農王加征南大將軍後爲萬騎大將軍眞君九年卒年八十諡  
曰昭王

上疏請平赫連昌

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盤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

請益鐵馬平昌而還

魏書奚斤傳

伐涼州議

河西王牧犍西垂下國雖內不純臣而外脩職貢宜加寬宥恕其  
微愆去歲新征士馬疲敝未可大舉宜且羈縻其地鹵薄賂無水  
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嬰城固守攻則難拔野無所  
掠終無克獲

魏書奚斤傳世祖大集羣臣于西堂議伐涼州斤等  
三十餘人議又見魏書崔浩傳北史崔浩傳並小異

叔孫建

建代人登國初爲外朝大人歷後將軍都水使者中領軍賜爵

安平公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免明元卽位呂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遷廣陵鎮將除楚兵將軍徐州刺史賜爵壽光侯加鎮南將軍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太延三年卒年七十三諡曰襄王

豫備宋軍表

臣前遣沙門僧護詣彭城僧護還稱賊發軍向北前鋒將徐卓之已至彭城大將軍到彥之軍在泗口發馬戒嚴必有舉斧之志臣聞爲國之道存不忘亡宜繕甲兵增益屯戍先爲之備呂待其來若不豫設卒難擒殄且吳越之眾便于舟楫今至北土舍其所長逆順旣殊勞逸不等平寇定功在于此日臣雖衰敝謀略寡淺過蒙殊寵忝荷重任討除寇暴臣之志也是呂秣馬枕戈思效微節願陛下不旨南境爲憂

魏書及孫建傳

安同

同遼東胡人登國初爲外朝大人加廣武將軍賜爵北興侯加  
安遠將軍明元時拜右光祿大夫太武卽位進爵高陽公拜光  
祿勳除征東大將軍冀青二州刺史神麌二年卒追贈高陽王  
諡曰恭惠

至并州上明元帝表

竊見并州所部守宰多不奉法又刺史擅用御府錢工古彤爲晉  
陽令交通貨賄共爲奸利請案律治罪

魏書安  
同傳

安原

原同次子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賜爵武原侯加魯兵  
將軍太武卽位徵拜駕部尙書遷尙書左僕射封河間公加侍  
中征南大將軍坐謀逆伏誅

臨刑上疏

臣聞聖不獨明而治鼎不單足而立是日焚火之光猶增日月之



隴先臣同往因聖運歸身太祖竭誠戮力立效于險難之中臣已  
頑聞忝備股肱陛下恩育委以朝政思展微誠仰報恩澤而魯元  
姦佞構成貝錦天威遂加合時俱戮此乃命也非臣之枉但魯元  
外類忠貞內懷姦詐而陛下任以腹心恐釁發肘腋臣與魯元生  
為怨人死為讎鬼非以私故謗毀魯元不復眷眷披露誠款

魏書  
安同

附  
劉潔

潔長樂信都人護父提爵信都男進封會稽公太武卽位遷尙  
書令改封鉅鹿公坐罪夷三族

奏恤南州災民

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日  
神武之資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  
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于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靡

備天資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勳高者受爵功卑者  
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日供  
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已東偏遇水害頻年不收  
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臣鴻覆育今南推  
疆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賜若與兆民共饗其福則惠感  
和氣蒼生悅樂矣

魏書劉潔傳太武時南  
州大水百姓飢饉後潔奏

古粥

粥代人明元帝賜名曰筆後改名粥爲門下奏事典西部太武  
卽位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進侍中吏部尙書拜安西將軍  
賜爵建興公鎮長安尋督隴右諸軍徵爲東宮四輔遷尙書令  
南安王余卽位曰爲司徒文成卽位曰忤旨免尋誅

乞停發車牛表

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

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書古弼傳：世祖敗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發車牛五百乘，民運之，弼表

司馬楚之

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八世孫。宋受禪，謀與復，不果。泰常末，降于魏，假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太武卽位，召爲安南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徵爲散騎常侍，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和平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王。

遣使請降表

江淮已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于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已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日唱義，則莫不率從。魏書司馬楚之傳

上疏請乘勝南伐

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效，所自夙夜憂惶，忘

寢與食臣累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讎願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鞏洛滑臺敗散已來義隆夙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彥之削位退回卒伍殺姚縱夫于壽春斬竺靈秀于彭城王休元託疾擅道濟斤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埽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于江漢

魏書司馬楚之傳

步還

還爲司馬楚之安南長史封臨邑子

上大武帝表

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眾雲集汝穎已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

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

魏書司馬楚之傳

許鍾

鍾明元時太常博士

上言廟祭有神異

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于神明近嘗于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殷殷輦輹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魏書禮志

一泰常四年帝嘗于白登廟將薦孰有神異焉太常博士許鍾上言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五終